

南黄古道

行走

◎周晓绒

宁海的古道大多以卵石铺就,精致细巧,缠缠绵绵,宛如欲说还羞的江南女子。南黄古道则以大小不一的黑色山石嵌地,想必是就地取材。这石头酷似许家山的铜板石,也就是黑色的玄武岩。铺得亦不规整,透着粗犷、不羁、豪放,似不拘小节的汉子。古道两旁遍种红枫,虽老却不朽,有一种历经风霜淡定的美。

如果没人的话,那会是怎样的一种美啊!天空高远,秋山寂寂,落叶飞舞,聆听山风穿林而过的脚步声,用目光追逐落叶翩跹的舞姿。美景,宛如爱情,要独享!独自静静地欣赏,回味,咀嚼,涵泳其间。早在元代,这里的美景就已受到文人墨客的热捧,当时的大学者曹文晦曾将此列为天台山十景之一——南山秋色。乾隆皇帝曾特命钱维城绘制天台山十景图,御笔题词。

可惜的是人潮如涌,狭窄的山道被匆匆的步履填满。落叶一飘下,瞬间香消玉殒,被践踏得面目全非。我只得逃也似的往上走,把“老驴”阿云远远地甩在后面。什么都不想看,山兔般往上蹿,蹿到半山腰,猛抬头却见正在下山的陈君。我满眼疑惑,惊诧莫名。他仍一脸阳光,露着他招牌式灿烂的笑容。他远在蜀地,怎会游历于此?原来是回天台开校友会,听说这儿的枫叶极美,跟三五好友来摄影的。没说两句,他就要走了。到处堵车,怕误了晚上的班机。

每个地方,都有乐于考证地方文史的人。天台文史学者陆先生即是。据他考证,南黄古道源于北宋初,兴于南宋,盛于明清,是古时天台县人到临海府第经商办事的主要通道,也是临海人走天台,然后过关岭、会墅岭去杭州的主要通道,主要运送食盐、绿茶、布匹、丝绸、瓷器等交流极为频繁的大宗商品,可以说是贯穿于浙东纵向行走的一条重要的商贸通道。

想当年在这绵绵密密的山岭之间,山民们赶着骡子,吆喝着一路前行。是否会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呢?有劫财的土匪吗?有咬人的野兽吗?有凄美的爱情吗?那一个个小路廊,有前来送行多情的村姑吗?是否亦像隋乐府诗里写的那样:“春江水沉沉,上有双竹林。竹叶坏水色,郎亦坏人心。”是否也有这样的民谣:“送郎送到一里亭,一里亭上说私情。”

山道两旁都是高高的橡子树,我们宁海人俗称柴子树的小灌木,树上结了很多柴子。我穿行其间,胡思乱想。一晃走到外面,豁然开朗,好多人纷纷驻足,赞叹不已,掏出相机。原来这里就是被明代大农学家徐光启称之为“世外梯田”的万亩梯田。

站在高山之上,只见无边无际的净蓝,那云白如喷玉,这纯蓝纯白,冲击着我的视网膜,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。难怪有人说这儿有点像西藏。那山与山之间的幽幽深谷,阡陌纵横,房舍俨然,本来是山的都被开成了梯田。别人一般把一边的山坡开成梯田,他们倒是做到极致,东南西北坡都给开成梯田。依山蜿蜒的梯田,经山不觉,一圈一圈,层层叠叠,或长或窄,聚在一起,构成大山一样的品质,长河一样的气势。有点“鹰击天风壮,鹏飞海浪春”的豁达和豪迈,那是一种生命激越的姿态。

农耕时代,田就是生活的依靠和希冀。没有平地的水田,只好挖掘山田。那一日日,一代代,经久不息的挖掘,胼手胝足的劳作,以灰飞烟灭的人类肉体 and 单调执著的精神方式,雕刻了一座座美轮美奂、气势磅礴的大地的雕塑,也谱就了一曲天地人的大交响乐。

屏息聆听,凝神注目。此刻,且让我细细地观看,深深地沉醉吧!我觉得身体轻轻浮起来,意识轻得要消失,犹如到了云端。恍惚中,物我相融,我成了田埂上的一株草,一簇竹,化身万千梯田中的某一级。那穿过云层的一缕阳光,便是我发自内心的一声赞叹。

千年前的马帮,寂寞如影相随,是否也是如画的美景给了他们前行的力量?

伴着夕阳,又回到古道的起点。此时已人声稀少,空山寂寥,山上有几声羊叫,桥上行人,桥下流水汤汤,就有一种远意。那或红或黄的枫叶,在斜阳的照射下,在晚风中艳得步步生辉。

◎项宗剑

生活中,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错过一些东西,错过日出,错过日落,错过一辆车、一场电影、一堂讲座。我们或许会摇摇头叹息一声“唉,又错过了”。然后在未来的时间里,一如往常,重复着旧事,轻描淡写地将“错过”遗忘。

错过春日的烂漫,然后告诉自己夏日依旧热烈;错过了秋天的高爽,然后告诉自己冬天也很精彩。人生道路漫长无期,嬉闹游戏中,我们错过了明媚的早晨,在等待黄昏的过程中,又错过了沿途的美丽风景。日落的时候,只剩一个头发斑白的老者在寂寞的江岸上孤独地回味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。

林清玄曾写道:“生命中很多事,你错过一小时,很可能就错过一生了。”

错过一次约会,就错过一场爱情;错过一个机会,与成功擦肩而过;错过一次送别,茫茫人海中,不知道是否还能和那个朋友相遇今生。

江岸上的女子翘首痴望,只是“过尽千帆皆不是”,望见的都不是心上人的归船,这是如何的一种揪心焦灼,生怕错过一次就错过一生。还有那躲在江南木窗后的耳朵,倾听着路上“哒哒”的马蹄,虽只是个美丽的错误,却如此让人紧张期盼,探头张望,生怕就此错过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,每每读起这句,心里总免不了思索许久。暗暗替他庆幸,庆幸千百回的寻觅,总算未曾错过。

我见过母亲苍白如纸的脸庞,身体虚弱,气息微弱。生命如此脆弱,那段时间里,我那年迈的母亲如柳枝上的丝絮,随时可能被风吹落。我从未如此真切地害怕。

生活中错过的实在是太多。回首往事,不经意间,许多美好的记忆已经和我们擦肩而过。那么,就从现在开始,用心感受周围的爱和关怀,认真地对自己说:请勿错过。

请勿错过清晨阳光的温暖亮丽,请勿错过雨后空气的清新明净;请勿错过母亲温情的唠叨,请勿错过父亲善意的责备;请勿错过在你失意沮丧时支持你的鼓励眼神,请勿错过在你失落无助时伸过来的友谊双手。

请勿错过身边的每一处美丽风景。

请勿错过

有所悟

往事印痕

“出轿”的记忆

◎卢纪芬

在五岁那年的初冬,我记牢了一件事。那时一门亲戚住在村东头,亲戚家都是年轻人,只有一个我大阿妈的人和我祖母年纪相仿,祖母常常在晚饭后去和她拉家常,我是一定要跟去的。祖母背着我,转过屋里的两个弯,就到了!那里有稻田,有一口水井。这么平常的一件事,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!我万分珍惜。

翌年也是初冬时节,大阿妈的小儿子要娶亲,邀我们合家去吃喜酒,并叫我去做“出轿姑娘”。记忆中我还没有去吃过喜酒,更不知道这“出轿姑娘”怎么做。

祖母说,昨天已送来了“出轿鞋”,缎子做的,还绣了花,先穿穿看。我穿上走了两步,很舒服。

母亲说,新娘要在未过门前做来三双鞋捎给夫家的:一双给“祝香”穿,一双给“揭盖头”穿,一双给“出轿”穿。我问,这两人是大人还是小人?答,“祝香”是一个福气好的老公公,在拜堂之前先要将堂上香炉内燃着的香抽三支送到洞房里插好;“揭盖头”是个福气好的老婆婆,她拿一把小秤在新娘头上敲三下,再把新娘头上的红盖头揭落下来;“出轿”必须是五到九岁的小女孩,在花轿进门时将轿里的新娘子请出来,引她到堂上拜天地。

我犯了愁,这么要紧的事,不知道怎样去做。祖母说,出轿就一会儿工夫,不难的,在家先练练就好。

很快到了正日子,祖母开始打扮我:梳了两只角一样的髻,插上两朵珠花;粉红上衣,湖绿裤子,穿上新娘做来的粉红缎鞋,再套上又大又亮的银项圈,眉间点颗红痣。刚满一周岁的弟弟正在学说话,他笑嘻嘻地发出“啧啧”的赞美声。妈妈笑着说:“不像凡人,像个小小仙童刚刚下凡来。”

中午将近,妈妈抱着弟弟,祖母领着我,出发了亲戚家。只见院子里摆满酒席,厅堂内外张灯结彩,人来人往。我们先坐在大阿妈房间里喝茶吃闲食。

不一会,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炮仗声,接着锣鼓、喇叭声由远而近,很快,花轿进了院子,放在空地上。有人将染红了棉花籽抛向天空,有人放起了百子炮,有人将红毡条铺在通向花轿的路上……“嘭啦”一声轿门卸落了,我们望过去,新娘坐在轿内,脸看不清,只见红光四射的衣服。我骤然间一阵紧张,身心发热,知道这新娘就要我去请出轿!祖母给我一块冰糖,让我含在口中定定心。

有人掣一盆通红的火炭,走过去摆在花轿的当门口,那边新郎官出现,由几个男宾簇拥着进入厅堂站在拜天地的位置上了,该是新娘出轿的时候了!

果然有人高喊一声:“出轿姑娘到——奏乐!”没听到锣鼓声,只听清脆的音乐一阵一阵。人群肃静了,祖母碰了我一下,我走出人群来到铺红毡条的路上,按练过的走法:撒脚甩手,一溜小步,不看众人,只向前望花轿,脸挂笑容。我此时头脑反而清爽了,轻轻松松走起来,突然,不知哪里“噉”的一声叫,我怔住了,停步四顾,身边又有人叫“好”!这下听清楚了,是在叫“好”,不顾其,继续往前靠近轿子边,一旁火盆的热气迎面扑来,还有花轿发出的浓郁香气。此时有人递过来一把锡酒壶,我做起教过的动作:双手捧住壶,向前后左右各作个揖!把酒壶还给此人后,我一手扳牢轿门边,一手伸进去要拉新娘的衣袖,但碰到的似乎是裙裾。新娘握住我的手腕,起身大跨一步,越过火盆,我俩站到轿门前的地上了,新娘出轿了!

一位妇人等在面前,她挽着新娘往堂里去了。只见此妇人的背影:蓝布衣裙,“绕绕头”(发髻)里插着小红花。祖母说过,这是“送娘子”,她以此为业,一家人住在庙旁边,男人会吹喇叭等活计,是穷苦人家。

祖母过来接我,我们又到大阿妈房中歇息。妈妈也抱着弟弟进来,祖母摸着我的额头说,“一脑门的汗!”妈妈说出汗小意思,没有摔跤,没有流眼泪已经上上大吉了。

七十年光阴一晃而过,我今年七十六虚岁了。每次回故乡探望母亲,往往能碰到这位当年的新娘。如今已很少人知道这件“出轿”的事,也没有人知道我与这位“新娘”之间,长存着一股别样的亲气。